

# 烟雨鄞江行

□沈潇潇

周末,在龙观的一座山谷里溯溪,不料返程时天空飘起了蒙蒙烟雨,一行人半途临时起意摸进了鄞江古镇。

走进一家临溪的酒店,从二楼包厢推窗北望,一座高大的半月形古石拱桥映入眼帘,这就是鄞江镇的地标之一——古光溪桥。这座始建于明朝的桥仍然身姿伟岸却已显破败,有一种引人感喟的意味。这群我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听说此桥是宁波最大的单拱石拱桥时,眼神里多少有了些注目礼的意味。有人记起此桥曾出现在电影《难忘的战斗》中,又有人说起影片中一个奸商在桥畔店铺里拿起锤砸死年轻工作队员等情节。当年我看这部电影时还不到二十岁,更不必说这群学生了。一时大家感慨时间到哪儿去了,又庆幸此时在鄞江的烟雨里还有一部电影给我们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印证。

重阳已过去数日,对岸成排的垂柳在蒙蒙细雨里洒散着湿润的绿荫,这里哪里是深秋的样子?包厢的窗是仿古木格窗,临窗眺望的人也绝无“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的意绪。当落座前女生们也像男生一样纷纷把外套披挂到椅背上,包厢内的色彩就有了些许春的缤纷,

而当来自光溪或鄞江的鱼、虾、螺等溪鲜次第上桌,啤酒瓶乒乓乒地被打开,就有几分春的闹意了。

窗外迷离的烟雨水墨易使人怀旧,我依稀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高中毕业那年的秋天第一次来到鄞江,是为文革后期一部著名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小小竹排江中流,巍巍青山两岸走……”的山水所诱。当年的光溪上还没有水泥钢筋桥,从镇北矮小的汽车站下车进入镇中心区域必经古光溪桥。那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光溪桥和鄞江桥。如此高大巍峨的石拱桥我从未见过,但长达三十几米长的光溪桥却只及溪宽的三分之一,接下去与桥相连的是一条堰坝,堰面上砌有一排石墩步,使人们在溪水漫过堰坝时依然能踩着它过溪。鄞江桥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廊桥,那架在石砌桥墩上粗粗的原木桥梁和桥梁上厚厚的木头桥板,让我颇感新奇。尤其是当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隆隆驶过,桥面随之波动起伏的情状让我想起儿时走过浮桥时期的新江桥的感觉。当地和周边的人们往往以鄞江桥来代替鄞江镇地名,就像奉化人用惠政大桥来命名大桥地名一样,可以想见此桥名声之大。意外的是,在桥上我迎面猝遇一位初中

同学,在惊诧中她似朝我微微一笑,然后交臂而过。在文革后期的中学时代,男女生之间有一条类似朝韩间的三八线横亘着,同窗期间我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所以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也曾回以一笑。直到多年后再遇,才知她曾在这里的一家制药厂短暂工作过。聊起当年的生涩,两人仍记忆犹新。时间到哪儿去了?幸好还有记忆,虽然是终将消失的记忆。

酒店的位置就在它山堰村区域内,当年的我却对近在咫尺,兴建于唐代,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它山堰一无所知。这些年来我多次来过鄞江,曾在晴江岸古道徜徉流连,在上化山古石宕发思古之幽情,其中到过次数最多的还是它山堰。它山堰的筑建是古鄞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它使樟溪至此一分为二,即鄞江和光溪。雨季来临,过量的洪水漫过堰面进入鄞江,再经奉化江、甬江入海。旱季时,上游宝贵的淡水则通过光溪进入南塘河,灌溉鄞西平原的广袤农田,最后汇入宁波城内的日湖(已埋)和月湖,保证了城市用水。长达134.4米的它山堰原高达10米,如今其下部已被沙土掩埋,但仍有阻

咸、蓄淡、排涝的功能。据说,筑它山堰的巨大条石就是从上山石宕开采运来的。

餐后,有人提议去参观上山石宕,它山堰,但溯溪后到鄞江用餐是临时起意,有些人下午已另有安排,只好约定下次再来。离开鄞江时,一群人还是特意去走了一遍光溪桥,石拱依然高朗而堰坝已荡然无存。看到桥身西侧一块匾上镌“四明首镇”四字,有人不解。其实,这四字所昭示的正是古镇不凡的历史。早在东晋隆安五年(401),这里就成了句章县城的县治(时称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明州,下辖鄞、慈溪、奉化、翁山四县,州治和鄞县县治均设在这里。到后梁开平三年(909)改鄞县为鄞县,县治迁往三江口,这里前前后后作为县治、州治时间长达500余年,就其历史地位而言称“四明首镇”不算为过。时间就像是眼前的蒙蒙烟雨,遮掩着一些历史的谜底,然而总有些什么在不经意间拨开烟雨向人们透露出点什么,如光溪桥上的这块匾。

在迷离烟雨里,我忽然想:要是我们下次来鄞江瞻仰它山堰、上山石宕,也许不必再感叹时间到哪儿去了。时间已凝固在那如穹的石窟和巨大的堰石里——因了后人的注视,先人的身影在石上栩栩如生。

# 照片里的变迁

□裘七曜

我第一次拍照是1975年,那年我虚岁7岁,第4岁。照片是在大姐夫屋后的桑树下片里拍的,拍照的是大姐夫家的亲戚,记忆里好像是裘村甲杻人。照片上的我低着头,笑咪咪的,弟胖乎乎的,眯着眼,可能当时阳光有点刺眼。但最明显的是裤子膝盖处两人都缝补了大大的布块,当然,不是现在孩子那种故作时髦的“美图秀”。还有,穿的鞋子脚头是露出来的,但毕竟是头一遭拍照,也算是激动人心吧!

小学毕业照看上去有点意思,语文老师用左手把右手的袖子捋起了些,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的,但一直没瞧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无意间发现,原来语文老师是唯一戴“手表”的片中人。人皆有爱美和炫耀之心,自然,语文老师也不例外,无可厚非。而数学老师在温柔的阳光下还穿着雨靴,估计是在田畈干农活,匆匆赶来拍毕业照的。他的左上口袋还插了两支钢笔,不言而喻:我是有文化的人了。同学中,有一个已经穿上了“的确良”白衬衫,挂着鲜艳的红领巾,特别醒目。而我们,还穿着自采自纺自织自染,又请乡村戴老花镜土裁缝做的厚厚的“老布衫”。

初中的毕业照里,我总算穿上了白衬衫,那些年轻的脸庞和我一样,在白色的阳光下一溜儿的如白花初放,一溜儿的意气风发,好像每个人都肩负着拯救世界的重任。顺便提一下,那时我家刚买了辆自行车,

我感觉比现在那些开宝马的“土豪”还自豪。那是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以后的第二个年头。

在下一张照片里,我和弟都穿上了黑色西装,尽管西装的面料还是纯化纤的,但感觉挺好的。曾记在镜前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回,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总爱站在最高处,希能璀璨夺目。还特意系了条非常可爱的红领巾,就像一年级的孩子第一次系上了围脖子的红领巾。穿西装又必须革履,除夕那天又特意坐公汽去宁波买了一双36元的皮鞋(那时我的月工资是63元5角),偏偏回时天降大雪公路阻塞,差点要留在宁波过年了。尔后在寒冷的大年初一,穿着洋装唱着我的中国心。

以后的照片里,我穿上了CVC的白衬衣,腰里挂个BB机,肩上扛个砖头大小的二手大哥大……“放牛的孩子”总是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给“牧羊的孩子”打传呼。随后,毛料西服羊绒大衣也穿上了,脚趾头也不再露出来。觉得自己不是暴发户却胜似暴发户。

后来的照片里,我喜欢穿着全棉的圆领短袖衬衫,脚蹬一双旅游鞋,脸上的皱纹有了岁月走过的亮光。有时在“大河流日夜,慷慨歌未央”的江城之边;有时在深圳的“标杆”地王大厦之下;或天涯或海角……悟着造化魂,在流连静赏间神态安祥而又从容自信,给人的感觉是“口袋有钱,心里不慌”。而衣着,只要舒适,便是融洽好景;又如时光穿越,在一梦千里间返璞归真。

那该是经历时代变迁,咱老百姓共同的特征吧!

# 稻谷黄了

□陈红连

周末出去晃,沉醉在大片大片的稻黄里,对着那片黄得迷离的稻谷,久久不愿离开。

此时的老天好像心情不太好,乌着脸,穿着灰蒙蒙的宽衣衫,似雨非雨,天地一片迷茫,秋深了,天气倒是不冷,空气湿润而暖和。稻子成熟了,黄得像金,有薄薄雾气罩着,没有了往日那份炫目的光芒,变得分外柔美娇艳,成丘成片的,静静地立在田野里,等待丰收。农谚道:“早稻抢,晚稻压”,意思是早稻成熟了要及时抢收,以免误了晚稻的播种时间影响产量,晚稻成熟了呢,不妨往后压一压才开镰,一来经霜后的晚稻碾出来米口感更好,二来收割完晚稻,一年的农事也基本结束了,不会影响来年的生产进度,不用太心急,没有连续几天大太阳,农人是不急着收割的。这大大片的稻黄便长时间地停驻在辽阔的原野上,和风中轻轻歌唱,烟雨中默默沉思,阳光下熠熠生辉,最不意外的,人经过这里,也会眼前一亮:呵,好一片稻黄!

秋天伊始,稻黄便渐渐泛起,一抹抹,一丝丝,一片片,缓缓地、坚毅地拓展开来,不慌不忙蔓延着,仿佛很长时间,又好像才几日光阴,它成了原野的主色。偶有大棚蔬菜区点缀其间,焦黑的泥土、油绿的蔬菜,古朴而美丽。在一片稻黄的间歇处,一条乡间公路穿梭其中,路旁的行道树排列整齐,像记忆中的田间草垛,又似童话里的朵朵大蘑菇,绿成一团团、一簇簇,公路上有甲虫一样大小的车子开过,一位穿着红衣服的行人逗号一样细小。更远处,几幢高楼隐现在灰色的天空中,无声无息,像慈父关注着爱子,沉默而用心。这是一幅

暖色调的画卷,天色虽然阴沉,稻黄却让心为之一暖,良辰美景其实无需刻意寻找,很多时候,它就在你我的身边,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一颗能够感知美丽的心。

行走田间,但见粒粒饱满的谷子毛茸茸的,一串串一溜溜一堆堆,挨着稻叶挤在一起,亲亲热热,有的上面还覆盖着昨夜的露,珍珠般晶莹。稻梗未完全黄尽,黄中泛绿,青黄相间,稻叶却早已黄得晕头转向了,混在稻穗中只顾戏闹。田头一角,勤劳的农人种着几行青菜,叶绿梗白,连珠带露,长势喜人。仔细看,田埂上的草也没有枯尽,红黄相间中不时冒出一簇簇绿,舔舐行走的双脚。眼前这一大片稻黄,大毛毯一样平整而宽厚,有道路河流阡陌交错,它有别于故乡梯田上那一层层高低起伏的稻黄。啊,故乡的丘陵上,想必稻子也熟得黄缎子一样明亮了,在秋风中跳起金色舞蹈,轻快而欢愉,黄衫窸窣,一浪连一浪。故乡的亲人跟我一样欣欣然穿走在田埂上稻黄里,一边享受丰收在即的喜悦,一边思念远方的亲人:无恙?可好?丰收了,可做年糕?可自酿米酒?可回家过年?

此时没有风,原野沉寂,一大片稻黄像蒙了一层纱,朦朦胧胧。想起曾去见过的银杏叶,但见那黄叶风姿绰约立枝头,一树一画,无限美好。风起,路边落叶沙沙,似一只只黄蝶周旋游人身旁,的确美不胜收。但是相比起眼前这一望无际的稻黄,银杏黄少了一份大气,没有她沉重,不如她厚重,这一片稻黄,即使隐在原野中沉默着,也预告着丰收在即。父辈常有人称此时的原野“黄金铺路”,人行其中,会胆识过人。此话不假,有了它,一年的辛劳总算有了回报,心里便多了一份底气,心底也多了一份踏实,胆识自然见长。

稻谷黄了!



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

汤青摄

三味夜话(50)

# 小说,在想象和现实边缘

□杨洁波

这一期的三味沙龙,我们讨论了三部中短篇小说,分别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和中国作家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选取这三部作品来集中讨论,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想象的成分,同时诠释的又是很严肃的现实主题。三部小说都写得非常“好看”,“好看”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当代文学为什么无法吸引更多的读者,很多时候是因为创作者没有具备令小说文本“好看”的能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包括设置故事核心的想象力,架构故事结构的组织力和编织故事情节的描述力。这三部小说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沐小风谈了对《立体几何》的看法,她认为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男主人公解开祖父日记当中的M消失之谜;一条是男女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一个生理和感情

都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和生理与感情都力不从心的丈夫的故事。当M消失的谜底解开之时,也就是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碰撞出火花的时候。通过男主人公对生殖器的膜拜可以看出他的缺陷和渴望,然而这种无力感却无处宣泄,最终导致他布局杀妻。小说从始至终充斥着令人压抑的窒息感。两条线索铺陈得都特别细致,节奏缓慢,结尾处让人震惊。人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我,一旦进入婚姻就需要把一部分自我投入到夫妻关系里来。婚姻生活中,思想和身体的交流都非常重要。当这种交流出现障碍时,就有可能酿成悲剧。当看到文中夫妻俩一个沉迷祖父笔记,一个玩塔罗牌,两个人无法好好沟通交流的时候,令人联想到现实家庭中许多夫妻手捧手机互不搭理的场景。究竟是男人杀了妻子,还是冷漠的婚姻杀了妻子?《立体几何》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详述了日常生活细节下,两性之间兵不血刃的争斗和厮杀,是一篇充满了隐喻的小说。

沈潇潇认为,《立体几何》描写

的夫妻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困难,只是一层外皮,这个小说最精致最值得学习的是它独特的叙事方式。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一环又一环讲述了三个杀人事件。故事的核心是数学家利用立体几何的折叠方式让事物消失。这个想象的便是全部情节的支点。数学家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立体几何让自己消失了。祖父为了证明它是否真实,让唯一的好朋友人间蒸发。而故事中的“我”从中得到灵感,让妻子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我们不知道妻子是否真正被杀,还是仅仅出于丈夫的想象。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这个故事,这就是它独特的魅力所在。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相对比较简单明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落入到一个与之不相称的环境中的悲剧。哪怕他是个天使,当他无法跟人沟通,被愚蠢的人群包围鄙弃时,他也是无力的,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在场的文学爱好者都对双雪涛表示了欣赏,认为他是当下非常具有实力的年轻小说家。这部《平原上的摩西》出手不凡,讲述了90年代末00年代初下岗大潮下的东北,一桩错综复杂的杀人案。篇幅虽短,但艺术容量不小。小说作者夜森认为,作者对故事中描写的特定时代和特定氛围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所以小说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暗流涌动,写出了一代人的失意和隐痛。多人称独白的方式就像一块巨大的拼图,拼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世态沧桑。可以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整部小说技巧娴熟,架构丰满,难寻斧凿痕迹。虽然是很严肃的现实题材的故事,但是人物内心的信仰却不局限在这片天空下,而是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与某种理想的高度相链接。

小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我们的想象,与我们对理想的追逐密不可分。当代小说创作根植于现实的大地,也需要把枝条伸向想象的天空。这样,我们的小说才会有灵性,才能更深刻地打动读者。